

從服膺黨國到追求真相正義——施卓群先生訪談錄

受訪者：施卓群

採訪／記錄：張文隆（教育工作者、歷史研究者、社會運動者、專欄作家）

受訪時間：

1. 2018.3.30 15:00～19:00
2. 2018.4.2 16:30～19:30
3. 2018.4.3 18:00～20:30
4. 2018.4.30 16:30～20:30
5. 2018.5.1 17:00～19:30
6. 2018.7.20 16:00～20:30

受訪地點：新北市中和區施卓群自宅

緣起：

2018年1月18日筆者收到艾琳達老師那總是充滿學術熱忱的來信，信中內容如下：

I'm glad you still have energy to do biographies!

I have a good friend who did research on Chiang Kai-shek from secret documents, since he was young, but was never able to publish it. ... he is mainland. Now he has 4th stage cancer, though younger than I am.

I am thinking you could do a few hour interview of him, how he got the material, and then do a book with all his material, dirt on CKS. Should be easy to do, since he organized it well.

就在艾琳達老師積極地穿針引線下，琳達老師、義麟學長、瑞鏘學弟和我四人於3月30日共同來到施卓群老師家裡，就此催生了這篇在戰後台灣史研究上極富意義的訪談錄。

施卓群先生簡介：

施卓群先生（1953～2019），父親是戰後國民政府第一批接收人員，成長於黨國權貴特區——總統府前的貴陽街，也就是現今的外交部。其鄰居包括有嚴家淦、謝東閔等。從小接受黨國教育的他，堅信「領袖—主義—黨—國家」這一套價值觀。後來因為目睹黨內的不法作為，因此拒絕入黨。從軍期間一再因拒絕入黨而遭受為難，但他依舊效忠「領袖」、「主義」與「國家」，他只是認為「消滅共匪不是國民黨的專利！」退伍後，考進輔仁大學歷史系，因為閱讀並蒐集大量機密史料，對他的思想形成大翻轉。他發現一向效忠的領袖蔣介石，竟然販賣鴉片、出賣外蒙，不只背離革命，還背叛國家。於是效忠的對象，就只剩「主義」與「國家」。進入世新大學服務後，又發現被隱埋多年的《三民主義 國父手訂本》。他不只無法接受蔣介石隱瞞三民主義真相，也對孫文有關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說法認為不合時宜，於是他認為就連憲法和國歌都應該要修改。因為三民主義不合時宜，而不管憲法或國歌都將國家奠基於三民主義，這是不行的。施卓群先生不諱言他一生都在革命，那麼他革命的目標是什麼？他斬釘截鐵回答說：「追求真相與正義！」

一、家世背景

我 1953 年 9 月 4 日生於台北市。家就住在總統府前的貴陽街，也就是現今的外交部。父親是第一批前來接收的警政人員，當時來了之後，看中意的房子即可登記在自己的名下使用。父親登記了三間房子，一幢在延平北路，一幢在萬華，一幢即貴陽街的住宅，不過這三間都僅是使用權，不是所有權。父親膽小又奉公守法，不敢直接將產權登記在自己名下。當時也不可能知道後來政局的發展，會長留台灣，我爸爸沒能力同時管理三幢房子，又生性淡泊，就把最靠近辦公室的住宅留下自用，另二幢就讓給他晚到的同仁使用了。這所貴陽街的日式老房子，住了三十多年，後來政府收回改建成現在的外交部，我知道的是給了 49 萬元搬家費，後來又優先抽籤自費買了中正紀念堂旁的中正國宅，一個小單位住宅，因為是自費購買，我也未介入，母親晚年是在此度過的。

幼稚園時我讀警光幼稚園（這是針對我們警察子弟開辦的，園址就是現在位於臺北市廣州街 17 號的警察廣播電台），幼稚園斜對面是警察學校，裡面的醫務室，我們每逢生病時就去那看醫生，不用花錢，可說是沒有健保卻享受健保的待遇。

父母親皆是福建福州人，1945 年在當地結婚後來台，大姐生於 1947 年、二姐生於 1949 年、三姐生於 1951 年、妹妹生於 1955 年。全家後來有四人罹癌。媽媽子宮頸癌和肺癌、大姐乳癌、三姐胃癌、我是肺腺癌。

母親晚年接受我的口述歷史訪問，她說：外公吸鴉片，不事生產，四十歲就因氣喘病發作過世，因此家中十分貧困（後來我看了很多資料和影片及參加戒毒組織——晨曦會的講習，才知道毒癮發作時十分痛苦，為了取得購買毒品的錢，吸毒者不但變賣家中值錢物資讓「家徒四壁」，還可以販賣妻、女為娼，讓家成為「人間地獄」）。

就外公吸鴉片導致家庭崩壞之際，黃埔軍校校長蔣介石（時兼任粵軍參謀長），卻上書廣東粵軍總司令許崇智，建議「鴉片公賣」以取得金錢擴充軍隊。雖

然孫中山半年前才宣示：任何主張「鴉片公賣」的地方軍閥都是「賣國賊」（詳見施卓群〈孫中山禁毒，蔣介石販毒考〉民 80 年 6 月 3 日《自由時報》副刊）。

由於貧窮，沒有錢讓舅舅和母親受教育，所以舅舅去當刻印章的學徒，母親則清早去魚市場批魚貨，然後用扁擔挑到鄰近村落沿戶叫賣。我祖父在這時觀察她好一段時間，了解她雖然貧窮，年齡也大了一些，但是身體健康，能吃苦耐勞，賣魚雖然不以低價討好顧客，但是也不偷斤減兩，是個老實的女人，適合做他的兒媳婦。所以，雖然母親連自己的名字都不會寫，是個文盲；爸爸受過中等教育，是政府基層幹部，祖父還是安排了這一樁婚姻。

媽媽和爸爸堅定的感情，是婚後一點一滴憑著操持家務，哺育子女，讓父親得以專注工作無後顧之憂，才慢慢建立起來的。

父親收入不高，為了多賺點（加班費）錢，每天晚上都把公文帶回家寫，假日也到辦公室工作半天，然後回家吃飯休息。

家中留有一張外婆的黑白大照片，看起來近九十歲，沒有笑容，這是一張「不幸福」的臉，我對外公、外婆完全不瞭解，連名字都不知道。何年何月何日過世也不知道。

三民主義青年團，1938 年 7 月 9 日在武昌成立，是國民黨領導的青年組織。首任團長是蔣中正，陳誠、張治中先後任書記長，蔣經國則為第一處組織處處長。1947 年 9 月國民黨召開六屆四中全會暨中央黨團聯席會議，決定黨團合併，三青团併入國民黨，團員一律登記為黨員。父親在福建加入三民主義青年團，進入警察體系做文員，二戰結束後，因地利之便，奉派到台灣，為警務接收先遣人員之一。接收的工作是檔案資料管理，一直做了四十年，65 歲退休。從父親的遺墨：「在自由中，你必須自己用腦筋去思考、去作抉擇；在獨立中，你得堅強的不怕孤獨。」可看出父親因我激烈批判黨國體制而承受著無比的壓力，但另一方面他又盡可能支持我走我堅持的道路。

爸爸來接收警務時，當時的總督府即今日的總統府，因戰時受美軍轟炸，尚未整修完成，所以行政長官陳儀的辦公室在現在的行政院。

二二八事件發生次日，爸爸一無所知仍然沿著中山南路走向行政長官公署旁的台灣省警務處(位於臺北市中正區天津街1號)，抗議的民眾圍著行政長官公署，陳儀嚴肅對待，警衛部隊受命登上頂樓平台對空鳴槍，希望民眾因此害怕散開。爸爸走到台大醫院附近時，已經有槍聲傳來，由於仍有一段距離，聲音不是很清楚，爸爸並非武職，對槍聲警覺性不高，仍茫茫然地向辦公室前進，這時路旁一位認識爸爸的台灣人，及時攔下父親說：「施先生，前面打起來了，不要再往前走。」爸爸害怕起來，於是趕緊回家躲避。

依照學區劃分，我念鄰近的東門國小，校長是每天坐人力三輪車來上班的游祥雲。三年級以後，我每天都帶便當上學，由於貧窮，便當中的菜常常不夠我下飯，但是我倒是不煩惱，因為我總是偷拿父親口袋和媽媽小錢包中的銅板。爸爸即使就睡在旁邊的床上，他總是不知道，一向精明的媽媽也總是不知道，現在想起來還是很困惑。但是我很清楚，三位姊姊和一位妹妹，從來不敢偷爸爸媽媽的錢。我有足夠的銅板，可以到學校周邊的麵店為自己買顆滷蛋，幾片滷豆干，或者一包辣蘿蔔、辣筍豆，可以補充便當中不足的菜量，吃的很享受。

有一天我去上學，中午打開便當，看到盒中只有一大片肥肥的帶魚，沒有任何其它的菜，而我又剛好沒有錢為自己加菜。我生氣的跑回家，結果看到舅舅和媽媽坐在餐桌旁吃中飯，桌面上只有一碗公的水煮大白菜，這是當時的我認為豬才吃的菜。從此我不再抱怨，其實當時借住我家的堂哥，便當中常常只有少少幾片豆干。

貴陽街的鄰居當然有很多達官顯宦，其中很多是軍統出身的。根據維基百科的「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記載如下：

軍統局或軍統，正式名稱「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為國民政府情報機關，負責諜報、暗殺等工作。1937年4月，徐恩曾管理的「中國國民黨中央組織委員會黨務調查處」與戴笠管理的「力行社特務處」合併為「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由陳立夫擔任局長。調查處改為第一處，負責黨務，由徐恩曾繼續擔任處長；力行社特務處改為第二處，負責特務，由戴笠繼續掌管。

1946年戴笠搭乘飛機失事死後，軍統局改組：公開的特務武裝與軍委會軍令部第二廳合併為國防部第二廳，由鄭介民擔任廳長；至於軍統局改為國防部保密局，毛人鳳擔任局長，專門負責保密防諜工作。

1950年，國防部保密局恢復正式編組，繼續執行保密防諜與情報蒐集工作。

1955年，國防部保密局改組為國防部情報局，專門負責情報蒐集任務。保防偵查業務撥歸司法行政部調查局。1984年發生江南命案，國防部情報局局長汪希苓入獄，國防部情報局再次改組。1985年國防部情報局與國防部特種情報室整併成國防部軍事情報局。¹

我家位於總統府前第六家，第一家是謝東閔住的。1976年10月8日，王幸男住進台北車站後站附近旅社，然後製造三個郵包炸彈，再以牛皮紙包好，貼上郵票，郵包分別寫上謝東閔、李煥、黃杰三個收件人。10月9日，王幸男帶著三個郵包，到台北郵局寄出。寄給謝東閔的郵包，在拆封時爆炸，謝東閔被炸斷一隻手臂；李煥則在炸傷手指後，立即通知黨政要員，黃杰因此逃過一劫。王幸男寄的郵包炸彈，就在謝東閔家裡炸斷他一隻手臂，頓時安全人員遍佈周遭，我回家時只能快步經過，不敢多做停留。

¹ 這段文字是在訪談之後，參考以下維基百科詞條而改寫之內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調查統計局>（瀏覽日期：2020.8.21）。

第二家是警察廣播電台台長段承愈住的，他們夫妻倆都是軍統出身的。這對夫妻，丈夫長得相當帥氣，妻子則是一臉橫肉，非常不登對。其實他們原本是因為情報工作假扮成夫妻，由於日夜相處在一起，難免生理需求上來，就假戲真做。他們後來孩子生了，就組成家庭了。不過後來男的出國後，也就離婚了。第三家夏媽媽在警務處工作，她先生在電力公司上班。第四家台灣省警務處督察，軍統出身。第五家軍統出身，非常神秘，小孩子是和我們玩在一起，但大人從不打交道。第六家我家。第七家普通公務員，非軍統。第八家到現在我還是搞不清楚他是什麼身分。第九家台灣省警務處秘書室主任祕書，英文很好。第十家是軍統特務轉任刑警總隊長的李葆初。八德滅門血案，李葆初刑求破案。此外，李葆初家正對面是嚴家淦。

我在貴陽街住到 26 歲才因結婚搬到永和。

二、中(台)美情緣

1971 年 5 月我板橋高中肄業後，準備就讀軍校。趁這個空檔，我在 1971 年 7 ~9 月進入新北投中美新村 Wellington Heights（威靈頓山莊）與駐越美軍 Hope 准將一家人生活三個月。

Wellington Heights 大約建於 1960 年代中，這是個美式社區，全盛時期總人口將近一千人。裡頭有兩百多棟房子，每一棟約 100~200 坪，房子是紅瓦白牆、家家有壁爐。住在這裡的美國人，都是總部位於華盛頓特區的美國國際開發總署（USAID）派駐越南的家眷，爸爸平常在越南上班，每隔一段時間才能休假飛回台灣，再上 Wellington Heights 與家人團聚。所以當時的 Wellington Heights 其實是一個婦幼特區，男人並不常出現。1979 年台美斷交後，美國人撤出，Wellington Heights 的黃金年代宣告結束。遊人從崇仰一路慢慢爬到最高的崇仰九路，可俯瞰整個 Wellington Heights。而從 Wellington Heights 則可眺望軍艦岩、觀音山、關渡平原等等。

由於自覺自己英文不好，而台灣的英文教育又偏重文法與單字，於是我想和美國人生活在一起，直接在日常生活中跟他們學習。我就到 Wellington Heights 去挨家挨戶詢問：「有人願意讓我當幫傭嗎？」其實 Wellington Heights 是個婦幼特區，男人多數時間是在越南，所以她們看到我這個十七、八歲的小夥子當然會有疑慮。我一再被拒絕，已經到了快要絕望的時刻。於是我下定決心，再試一次，如果失敗，我就放棄！沒想到最後一次我竟然成功，Hope 准將答應了。

Hope 准將和第一任妻子生了七個孩子，在第一任妻子罹患癌症過世前，她的好友 Margaret 來陪伴她。在她去世之後，Hope 准將又要去越南，這些孩子們怎麼辦？於是 Hope 就向 Margaret 求婚，兩人就結為夫妻了。

我去他們家詢問時，剛好夫妻倆都在家，Hope 沒多久又回越南，於是這三個月我主要是和 Margaret 以及 Hope 的孩子們相處。

當爸爸得知我要去當美國人的傭人時，他不能接受。認為他身為警官，我是他的獨生子，怎麼可以去當傭人？當我從家裡偷偷出發要前往 Wellington Heights 時，爸爸跟踪我到北投，我一下火車，他就抓我入派出所。爸爸捨不得打我，他要警察打我，警察說要有理由才可以。爸爸說：「這孩子不學好，不住家裡，要跑去美國人家裡住。」警察說：「這理由不夠，不能打。」爸爸又說：「這孩子不考大學，要去念軍校。」警察說：「念軍校報效國家很好呀！這更不能打。」於是警察只好看我身上有無攜帶違禁品，非但找不到違禁品，還從包包裡發現中央日報社出版的《中國文選》。警察於是跟爸爸說：「這不可能是壞孩子，壞孩子怎麼可能在包包裡放《中國文選》。」爸爸很生氣地說：「我要你教訓我兒子，結果反倒變成在教訓我。」他失望地回家去，我就去了 Margaret 家住。

後來 Margaret 邀請媽媽到 Wellington Heights 作客，媽媽非常開心，覺得自己的孩子住在美國人家是很榮譽的事。接著媽媽也回請，在貴陽街家中宴請 Margaret 一家人，爸爸這時也很高興了。其實 Margaret 一家對我相當禮遇，我在他們家並

不是真當傭人，而是和他們做伴。他們家另有請園丁和女傭，一些粗重的事我並不用做。只有晚餐過後，因為廚娘已經回家了，我就幫忙洗碗。Margaret 也顧慮到我的自尊心，每逢洗碗時她會和我一起洗，讓我沒有當傭人的感受。這期間我主要是陪 Hope 的孩子們，我們常常去爬軍艦岩，我也曾帶他們去新店碧潭的遊樂園玩。甚至我軍校畢業後下部隊，Margaret 和鄰居還來澎湖探視軍中的我。

三、受柏楊《異域》影響，執意念軍校

我從小就接受典型的「忠黨愛國教育」，全身充滿愛國情操，原本就有讀軍校的想法。後來又讀了柏楊所寫的《異域》，全身更是熱血沸騰，因為急於報效國家，我更執意去念軍校。

《異域》一書是柏楊創作的戰爭小說，以主角鄧克保為第一人稱口述，1949 年至 1954 年從緬甸北部邊境撤往泰國北方，後定居於泰國北部與緬甸、寮國交界地帶的國軍。內容敘述 1949 年國軍自中國撤退，一支潰散的孤軍在滇緬邊境叢林建立起游擊隊基地，以及他們在生死邊緣當中與命運搏鬥，並且希望反攻中國的血淚經歷。根據柏楊所言，《異域》的資料來源，是他在《自立晚報》工作時，報社駐板橋記者馬俊良每天訪問從泰北撤退到臺灣的孤軍，將對方口述紀錄下來，再把資料交給柏楊，由柏楊撰寫成文。柏楊本人沒有親身經歷，資料也從第三者採訪而來，《異域》並不是紀實報導。我一直到後來才得知該書原來是虛構的故事。²

當時我爸爸反對我念軍校，我叔叔也是擔任警官，當年雖然年僅四十九歲，不過已經是癌症末期，我去和平醫院探視他時，他由床上掙扎起來向我鞠躬，拜託我不要念軍校。爸爸和叔叔不希望我念軍校，應該是認為我們家畢竟擔任警官，有更好的出路，不見得要去念軍校。何況當時從軍，還是可能出特殊任務，那是會死人

² 該書從 1961 年開始在《自立晚報》連載(以鄧克保為筆名)，同年即由平原出版社發行單行本，施卓群閱讀的《異域》一書，應該是這個版本。1977 年該書由星光出版社再版，1988 年躍昇文化再版，1990 年朱延平改編為電影。2001 年，該書改由遠流發行。

的。不過我當時一心要報效國家，急著軍校畢業要去到緬北打共匪，所以他們的話我怎麼可能聽得下去。

基於報效國家，我選擇就讀軍校。但有三個原因造成我讀軍校卻拒絕入黨：

第一，鄰居警務處刑警總隊長李葆初偵辦「八德鄉滅門血案」刑求取供以求破案。以下綜合我的聽聞、維基百科「八德鄉滅門血案」和管仁健〈兩蔣特務「家法」下的八德滅門案〉。八德滅門血案，1956年12月12日發生於桃園縣八德鄉（今桃園市八德區）葉家。一家五口包括葉陳綺鳳、謝如姬、葉亞麗、葉益群、邱玉全慘遭殺害，戶長葉震不在家而逃過一劫。歹徒作案手法相當特殊，家中財物未遭洗劫，事後葉震還當著李葆初的面，在沙發夾層中取出一袋貴重的黃金、珠寶。

五名死者當中，陳綺嵐（葉震的大老婆）身中九刀，俯臥客廳血泊中；謝如姬（葉震的小老婆，戶口寫的是戶長葉震表妹）身中九錘十三刀，仰臥於臥室床前；葉益群（葉震的兒子）則被錘子砸碎腦袋，腦漿四溢；但女兒葉亞麗卻是被童軍皮帶勒斃在床前，女傭邱玉則是被撕碎的花裙勒死在玄關。

辦案的李葆初與戶長葉震都是軍統出身的，心裡很清楚這是蔣家特務滅門的標準手法。兇手對處女不能見血，所以不用刀槍鈍器，要用勒斃或悶死。根據維基百科，大致有以下的說明：

滅門血案發生在毛人鳳猝死隔天，戶長葉震是當年戴笠軍統局會計組組長。傳聞戴笠死後，葉震私吞戴笠寄放的款項，導致戴家生計陷入困頓。忠於戴笠的特務看不過去，想要報復。但因葉震趁機倒向毛人鳳，無法下手，直到毛人鳳猝死，迅速進行制裁。³

³ 有關這件血案請參考以下維基百科詞條：<https://zh.wikipedia.org/wiki/八德鄉滅門血案>（瀏覽日期：2020.8.25）。

滅門血案其實是軍統執行家法的結果，穆萬森等人只是警方迫於破案壓力下的代罪羔羊。此血案牽涉到特務人員，無法破，也不能破，因此成為懸案。葉震後來隱姓埋名，避居香港。

然而 1957 年 8 月 20 日警務處卻舉行記者招待會，宣布八德滅門案破案，刑警總隊已扣押穆萬森等七名嫌犯。

話說李葆初本身是軍統出身，他一看現場就知道自己人幹的，這案子怎麼能破？李葆初於是逮捕了住在當地素行不良的穆萬森來充數，打算儘快破案。

但穆萬森精通國術、身強體健，而且知道一旦熬不住認了，絕對必死無疑；因此無論受盡什麼酷刑，仍堅持咬牙不認。⁴ 穆萬森後來在高等法院受審時，當庭伸出兩手，十個指甲全被刑警刑求拔除，潰爛流膿；又拉起褲管，展示烙鐵燒爛發臭的肌膚。穆萬森還要繼續脫掉上衣時，庭長已不忍目睹而開口阻止。

同案的秦同餘因受刑最慘，最先不支暴斃；袁中古也因受刑過多而休克，送醫急救保住一命。

初審穆萬森被判處死刑，1959 年富伯平（國大代表）、梁肅戎、李公權（立法委員）三位律師為被告辯護，穆萬森在高等法院獲得平反。但穆萬森後來又因殺死歌女呂翠華（藝名依銘）被判處死刑，遭到槍決。這案件因此也就不了了之。

當時爸爸在警務處服務，親耳聽到刑求的淒厲聲，受到很大的震撼。我當時認為既然講求科學辦案，怎麼可以刑求取供？這是不入黨的第一個原因。

第二，1971 年我堂哥說嚴家淦的女婿貪汙判無期徒刑，結果在監獄虛晃一招，然後保外就醫就不了了之。我想我們不是說：「法律之前，人人平等。」嚴家淦的女婿怎麼可以有此特權？這是不入黨的第二個原因。

第三，柏楊的《異域》談到國軍在滇緬販毒。我在〈孫中山禁毒 蔣介石販毒〉一

⁴ 有關該血案的這段情節，請參閱：管仁健〈兩蔣特務「家法」下的八德滅門案〉，網址：<http://mypaper.pchome.com.tw/kuan0416/post/1321385236>（瀏覽日期：2020.8.25）。

文提到，民國元年 2 月 9 日，副總統黎元洪曾提議，「鴉片專賣」、「寓禁於徵」。孫中山回覆指示說：「(鴉片)專賣一節，非禁煙之良法。蓋視為一種收入，必難收淨盡之效，理勢然也，即將來官賣之法，亦恐無以取信內外。」⁵ 1924 年 12 月 14 日，孫中山北上，途經天津時，接受拒毒會教士的訪問，北方政客所倡議的「鴉片公賣，寓禁於徵」乙事，徵詢孫中山先生的意見，孫中山生堅決反對。他說：

邇來有以謂今日我國鴉片復興，遍地皆毒，不如法律正式允許煙土之營業，海關放任外洋鴉片入口，以充裕餉源。此等主張，絕對不當。(略)即使為一時權宜之計，均為民意之公敵。(略)對鴉片之宣戰，絕對不可妥協，更不可放棄。苟負責之政府機關，為自身之私便，及眼前之利益，倘對鴉片下旗息戰，不問久暫，均屬賣國之行為。(略)即以恃非法之鴉片為利源之土匪式軍閥，亦不敢公然承認鴉片乃正常營業；對彼等自身之非法行為，亦難逃羞恥與盜竊之良心上責備。⁶

遵照孫中山遺訓，國民革命軍怎麼可以販毒？我想一旦我去滇緬打仗，我一定當一個奉行孫中山遺訓的革命軍人。這是我不入黨的第三個原因。

1971 年 10 月 15 日我陸軍官校專修班第二十八期入伍，1972 年 10 月 16 日畢業。那年的規定是念一年，然後服役四年。四年後，你可以選擇繼續留營或退役。我在 1976 年 10 月 15 日陸軍上尉退伍。

由於我讀軍校期間，不管怎樣就是不入黨，這讓政工單位很頭痛，因此畢業前夕輔導長就恐嚇我說不讓我畢業，我回說：「那我就寫信給蔣總統，消滅共匪不是

⁵ 函電：〈復黎元洪論禁煙事電〉，《國父全集 第四冊》，頁 208。收錄於「中山學術資料庫國父全集全文檢索系統」：<https://sunology.culture.tw/>（瀏覽日期：2020.8.21）。

⁶ 談話：〈禁絕鴉片之主張〉，《國父全集 第二冊》，頁 643-644。收錄於「中山學術資料庫國父全集全文檢索系統」：<https://sunology.culture.tw/>（瀏覽日期：2020.8.21）。

國民黨的專利！」輔導長不得已，只好不再刁難我。軍校畢業，原本我以為可以到緬北打共匪，沒想到竟然被告知緬北已經撤軍了，不能分發到那邊去。於是我就這樣在台灣下部隊，也曾去過澎湖，最後在金門退役。這期間，政工單位還是不死心，用威脅、用利誘要我入黨。剛下部隊時，我前半年是少尉排長，但因為我不入黨，他們不放心讓我帶兵，於是就把我調去當參謀。當時你不入黨，他們就不把統兵權交給你，於是我後來三年半都在當參謀訓練官。真的是黨軍！當時他們軟硬兼施，不只施壓我的長官，還開出「入黨就升連長、就升上尉」的誘惑，但我始終不為所動。有一次，營長莊清秋還為了挺我而摔電話，我對他真的是無比的感謝與懷念！

總之你不讓我帶兵，我就不帶兵，我當訓練官還是認真當我的訓練官。我負責排課表、督導訓練……；三軍聯合演習時，我聯絡飛機、聯絡砲兵……打敵人。你們黨員開會，你們開你們的會，我談戀愛去了。這三年半過得很快樂，雖然不能帶兵，但我表現優異，考績接連甲等，一路升到上尉。退役前，副師長跟我說：「留營吧！條件是入黨。」我說：「我不幹。」不只因為我不願入黨，也因為這四年我經歷太多軍中黑暗面，所以我拒絕了。

退伍之後，我去東元電機當工人。不要小看東元電機的工人，當時連進去都要經過考試錄取，我因為世伯的介紹，所以不用考試直接進去。不久我就結婚了。在東元電機搬粗重的東西，一年後我就長骨刺，後來治療了好長一段時間。由於之前我經常閱讀《中外雜誌》等，裡面會訪問一些退役的將領，因此我對歷史感到興趣，決定報考大學歷史系，於是我就考進輔仁大學夜間部歷史系。

四、就讀輔仁大學歷史系的翻轉

1979年我進入輔仁大學夜間部歷史系，因為夜間部要念五年，所以我1984年畢業。這五年，我真的非常感謝我太太。她工作的收入微薄，一個月薪水六千元，卻將其中的五千元提供我念書。

進大學當年底台灣發生美麗島事件，我一直到美麗島事件前都是效忠蔣介石。我妹妹當時就讀台大，大一念政治系，大二轉入法律系。受刑人之一的姚嘉文是我妹妹台大的老師，妹妹激動地說：「姚嘉文是我老師，我不相信他叛亂！」當時我們有一群大學生，這當中以台大學生為主，為聲援姚嘉文，就在姚嘉文坐牢期間，到他家舉辦讀書會。姚嘉文的妻子周清玉和女兒姚雨靜，當時還住在台北工專斜對面，在舉辦讀書會之餘，還有很多學生幫姚雨靜補習功課。雖然危險，但為了表示支持姚嘉文，我們必須這樣幹。當時我認識一個台大學生叫石佳音，我是非常喜歡去聽黨外的演講，石佳音會發表很衝動的言論，我說這我喜歡聽。他爸爸和媽媽都是情報局的上校，他家在永和，我去過他家。由於他的言論非常反蔣，他爸媽覺得這樣不行，於是將他送到國外，要他不要再回來。但他還是跑回來，他說他這裡有很棒的老師，他的老師就是胡佛，胡佛是開明派的學者。讀書會期間有一個腦性麻痺患者名叫黃乃輝，他突然來參加我們的讀書會，就來一次，之後就沒出現了。石佳音說這個黃乃輝可能就是當局派來的線民。

當時輔仁大學經常約談我，教官約談、總教官約談、系主任約談，連我學長留在系上當講師的也約談我，有時還約談到通宵達旦。當時我一點也不怕，因為我看不起他們。他們沒提到是否因我去參加姚嘉文家的讀書會而約談我，但有提到我在系上的言論。就讀大學期間，我在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的「特種資料室」整整待了四年，夜間部晚上上課，我白天就都待在「特種資料室」發掘資料。這四年我看到太多外界不知道的歷史事實。

會去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的「特種資料室」，是因為學長跟我說，你要走入學術路線，就要去政大「社會科學資料中心」看人家怎麼寫博碩士論文。於是我就去那邊看看，看著看著，發現裡面竟然有一間「特種資料室」，這不是一般人可以進去看的。你如果是調查局推薦的、情報局推薦的，那可以；不然就是研究生要寫博碩士論文經教授推薦，那也可以。但我資格全部不符合，於是我就去找恩師徐家驥教授牽線。徐家驥告訴我，抗戰時他曾擔任駐荷蘭領事，抗戰勝利後他回到東北擔任東北大學文學院院長，他親眼目睹行憲後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是怎麼選出來。那根本是一團糟，哪是真正的選舉，投票只是形式，作票作得很厲害，黨決定誰當選誰就當選。後來他來到台灣，擔任政大歷史系第一任系主任。當時他年紀很大，已經從政大退休，但退休金只有六十萬，太微薄了，於是他就到處兼課，所以才會來輔大歷史系教我們。我自己擬好推薦函後，請徐家驥教授簽名，我就拿去政大「特種資料室」，我說徐家驥是你們政大教授，又是國民黨評議委員，於是「特種資料室」同意讓我進去。在裡面，我親眼看到國安局呈送給蔣經國的密件。

在「特種資料室」研讀期間，有一個政大東亞所的研究生跟我說國際關係中心也有一些秘密資料，於是我就跑去國關中心。在那邊我發現了《毛主席思想萬歲》一書，按理以我的身分是不能購買，不過他們看了徐家驥教授的推薦函後，也睜一隻眼、閉一隻眼地讓我購買了。政大國關中心因此也成為我蒐集資料的寶地了。

又有一次，我去中央研究院參觀胡適紀念館。參觀完後，我就到各研究所逛逛，我去了歷史語言研究所、近代史研究所……。我發現他們每兩個星期，會辦一次講座。我就把時間記下來，然後去聽演講。印象很深的是，當中有一次我去史語所聽一個學者的講座。演講完後他就問，有問題的可以提問。我舉手準備發問時，他問我是哪個單位的，我回答我是輔仁大學歷史系學生，他當場叫我坐下。原來他說現場有問題可以提問的，指的是他們內部的人，外人不算。或許人家覺得我只是一個大學生，程度不夠，無法提出夠水準的問題。這我接受，我沒話講，這件事情讓我

印象非常深刻。後來我發現我的興趣在近史所，於是我就全心去近史所聽演講。演講開始前我會提早到，演講結束後我還會留下來，於是我就花兩年時間翻遍近史所圖書館。我發現有一套書深深吸引我，那就是《蘇聯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從黃埔軍校到抗戰初期，蘇聯在華有軍事顧問，他們回蘇聯後，就將經過寫成回憶錄。

蘇聯在華軍事顧問總共有兩個時期：第一階段是 1924 年至 1927 年，第二階段是 1937 年至 1943 年，這套書詳細記載這段歷史。

根據維基百科「蘇聯軍事顧問團」記載如下：

1924 年 1 月，蘇聯為黃埔軍校派來了以弗·波里亞克為組長的第一個軍事顧問小組，參加軍校的籌建工作。軍事顧問小組成員有：切列潘諾夫、雅·格爾曼、尼·捷列沙托夫、斯莫連採夫、波良克等 10 多人。

到了 1925 年，除了由 24 位高級軍事顧問組成的顧問小組派駐廣州協助國民黨政府之外，蘇聯駐華軍事代表團的文武官員總人數已經約多達 1000 人。蘇聯政府先後 6 次運來槍炮彈藥，計有步槍 51000 枝，子彈 57400 萬發，機槍 1090 挺等。蘇聯還運來數架飛機，由蘇聯飛行員駕駛。

1927 年 4 月 12 日，蔣介石在上海發動四一二事件後，在華蘇聯顧問團全部撤走。1937 年 8 月 21 日國民政府外交部長王寵惠與蘇聯駐華大使德米特里·瓦西里耶維奇·鮑格莫洛夫在南京簽署《中蘇互不侵犯條約》。基於中蘇互不侵犯條約的附件，1937 年 11 月蘇聯派遣空軍志願隊來華作戰，到達漢口。截止 1941 年 6 月德蘇戰爭爆發前，先後來華的蘇聯航空志願人員達 2000 名。

此外，直到 1941 年 6 月德蘇戰爭爆發為止，中國利用蘇聯信用借款所購賣的飛機及主要軍火物資為：各類飛機 904 架，其中輕重轟炸機 318 架，坦克 82 輛，汽車 1526 輛，牽引車 24 輛，各類大炮 1190 門，輕重機關槍 9720

挺，步槍 5 萬枝，步槍子彈 16700 多萬發，機槍子彈 1700 多萬發，炸彈 31100 顆，炮彈 187 萬多發，以及飛機發動機及全套備用零件，汽油等軍火物資。

1941 年 12 月太平洋戰爭爆發後，中國成為美英對日作戰的盟友。總顧問崔可夫認為中國政府、軍隊、民眾的抗戰到底士氣已經不需要擔心。1943 年 8 月，庫斯克戰役勝利，蘇軍轉入全面反攻。蘇聯駐華大使潘友新通知蔣介石：蘇聯對華抗日軍援的歷史使命已告完成，須辦理全國蘇軍撤退事宜。⁷

這套書原本是俄文，後來德國翻成德文、美國翻成英文。台灣的情報局因此買回來後，又翻成中文。我如獲至寶想用影印的，但近史所規定只能手抄，不能影印。我於是去找所長張玉法，我說這麼大一套書用手抄要抄到什麼時候？張玉法所長說：「沒辦法！依規定不能影印就是不能影印。但沒關係，我家有一套借你印。」這可讓我當下既興奮又感動。於是我就跟他去宿舍，他把《蘇聯在華軍事顧問回憶錄》全套都借我。他看我這麼熱心向學，還跟我分享他的人生故事。說到他在山東念小學時，正在進行行憲後第一屆中央民意代表選舉。當時要用手寫的，多數選民根本是文盲不會寫，於是選務單位就找他們小學生去幫忙寫、去幫忙作票。後來中學時他成了山東流亡學生，親身經歷了山東學生流亡案。

山東學生流亡案，是 1949 年 7 月 13 日發生在澎湖的軍事冤案。結果，總校長張敏之、分校長鄒鑑和五名學生劉永祥、譚茂基、明同樂、張世能、王光耀被以「匪諜」罪名槍決。另有 2 名學生王子彝、尹廣居死於獄中。其他受牽連者共 109 名。這些流亡學生中，包括有孫震、張玉法、黃端禮、李新凱（習近平妻子彭麗媛的舅舅）、顏世錫、王文燮、王若愚、李楨林。⁸

⁷ 這段文字是在訪談之後，參考以下維基百科詞條而改寫之內容：<https://zh.wikipedia.org/wiki/蘇聯軍事顧問團>（瀏覽日期：2020.8.23）。

⁸ 澎湖七一三事件也被稱為「山東流亡學校煙台聯合中學匪諜案」，又稱山東學生流亡案，詳細經

說實在一般夜間部學生，晚上上課，白天忙於工作，他們應付系上的課業已經夠吃力了。但我是全心全力投入，我靠老婆養，不用工作，到處去發掘秘密資料。政大特種資料室、國關中心、中研院近史所、國史館、國民黨黨史會……都是我發現新大陸的所在地。

我不只蒐集資料，還親自去求證。當時台大歷史系劉景輝教授在系上兼課，告訴我圓山飯店不繳稅，我就到國稅局追查事實。到國稅局巧遇稽徵二科婁科長，她當年就是承辦圓山飯店拒繳稅案。圓山飯店名義上負責人是宋美齡，實際由孔二小姐經營，這孔二小姐兇悍得很。圓山飯店宣稱他們對國家有三大貢獻：第一，全國最大，負責接待國賓；第二，全國最大，養活最多員工，解決最多就業問題；第三，我一時記不起來。問題是所得稅法根本沒這幾條，不能因為這樣就可以免稅。這事讓婁科長很苦惱，但圓山飯店就是「拒絕繳稅」。我當時拿著輔大歷史系的學生證，跟婁科長求證這件事，她親口跟我証實，圓山飯店「拒絕繳稅」。

我離開後，婁科長心中覺得怪怪的，於是馬上撥電話向系上查證是否真有我這個學生，結果發現我老早就是系上關心監控的黑名單。

當研究日深，了解愈多，於是我就在系上跟好朋友分享研究心得，結果卻被密告給校方。接著一連串的約談接踵而至，前面說過教官約談、總教官約談、系主任約談，連我學長留在系上當講師的也約談我。

有一次王教官又奉命約談我。因為我是上尉軍官退伍，王教官對我也是蠻客氣的，問我說：「小老弟，最近又因為什麼事，上頭說要約談你？」我就跟王教官說了《毛主席思想萬歲》一書的內容。我簡要地引用介紹，毛澤東說：「為何我們的軍隊能夠擊敗國民黨的軍隊？那是因為我們的軍隊是志願軍，打敗國民黨後，大家可以分錢、分土地，所以大家踴躍參軍。但國民黨的軍隊是捉兵捉來的，大家心不

過請參閱：王培五口述，高惠宇、劉臺平整理，《十字架上的校長——張敏之夫人回憶錄》（台北：文經社，1999）；黃端禮，《澎湖七一三的真相》（高雄：上鉉書庫，2011）。

甘情不願，所以一打就垮。」王教官聽完後，突然有感而發說：「老弟，你說得是對的！我自己就是被『捉兵』來台灣，從此永別母親，想念媽媽只能蓋棉被哭泣。」王教官約談不下去了，只跟我說：「小老弟呀！你要小心啊、你要小心啊。」

後來校方甚至擺出大陣仗約談我，除了校長沒參加以外，校長以下教務長、訓導長、總教官以及其他教官都出席了。這樣約談我，依舊無效。後來輔大夜間部歷史系主任黃大受乾脆把我爸爸叫到他空軍總醫院附近的家裡施壓，他拿著一大疊我的黑資料訓斥我爸爸沒把我管好。黃大受透過我爸爸對我施壓不成後，索性施壓給我的老師們將我的成績故意打低，讓我拿不到獎學金，否則我原本在班上都拿第一名。

最後連管區派出所對我爸爸這個資深警官也不客氣，擺著一尺高的公文給我爸爸看，一樣在斥責我爸爸。

我爸爸生性膽小，又因為受黨國栽培，面對黨國力量排山倒海而來，當然會很擔心害怕。眼看他也勸不動我，最後想出一個絕招，就是將我長年蒐集的資料、書籍燒毀，這樣我就沒根據可以說話了。於是父親打電話來說，要來我住處燒掉我所有的書和資料。我生平唯一一次的禱告：「主啊！求您給我足夠的恩典，讓我原諒我父親，因為他不知道他要做的是什麼！」結果父親打消念頭，因為他仔細看了我的文章，知道我没錯，錯的是國民黨。這是我治學過程中，最大的危機，或許真有上帝保佑，否則我過去的努力就全完了。

五、世新工作大豐收

歷史系畢業後，因為找不到工作，我先是開計程車。但因為我開的是二手車，吃油吃得很兇，而且人家看到舊車也比較不願意搭，我連除夕夜都在開車賺錢，結果一個月下來收入只能八千元，這樣怎麼過生活。於是我改去當推銷員。

1987年有一天我在《中華雜誌》看到社長也是資深立委胡秋原的一篇文章，他把1938年黃河決堤的原因歸因於日軍的轟炸。於是我就拿我已經寫好的〈黃河決堤真相〉這篇文章，去新店中央新村《中華雜誌》社所在地去找胡秋原。到了雜誌社門口，我按了門鈴，出來的是一個非常老的老先生。老先生問我要找誰，我說我要找胡秋原先生，他問我什麼事，我說他寫的文章有誤。老先生激動地說：「你有什麼證據說我寫的有誤？」我就把我的文章拿出來。

胡秋原的文章根據民間傳言以及當年媒體報導寫成的。但是我早就看過負責執行黃河決堤任務者在雜誌上刊登的文章，還附有工程圖，裡頭描述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為阻擋日軍機械化部隊，決定在花園口決堤，造成大範圍的氾濫區。原本用火藥炸，但泥土炸飛了之後又掉回來。於是決定改採人工挖掘，挖出缺口，缺口就潰決了，一般民眾根本不知道真相，要逃就來不及了，結果造成二十幾萬人命死亡。戰爭期間因為無法修復，結果整整八年都在氾濫成災，根據歷史學者陳致平（瓊瑤的父親）在《中國現代史》一書的說法，這八年期間共死亡了八十萬人命。我為了求證，跑去當時位於南海路的中央圖書館，結果從國防部史政局的資料中得到驗證，這的確是國民政府軍事委員會下令的。

胡秋原看了後決定錄用我的文章。我當時喜歡看黨外雜誌，我記得黨外雜誌曾說當年蔣介石要出賣外蒙古時，要經過國民參政會通過，兩千多席的國民參政員就只有四個反對，其中一個就是胡秋原。我問胡秋原這報導說的可真，胡秋原說的確如此。胡秋原說，當下蔣介石氣得當場離席，不發一語。人家就警告胡秋原，抗戰剛勝利，蔣介石聲望如日中天，你竟然敢得罪「領袖」。當初除了毛澤東以外，誰

敢得罪蔣介石？於是胡秋原也覺得生命受威脅，因此趕緊躲回老家去，一直到風聲過了，他才重新出來。我問胡秋原蔣介石為何如此生氣，他問為什麼，於是我把已寫好的〈賣國賊蔣介石出賣外蒙真相〉一文拿給他看，他這才恍然大悟，有點「朝聞道，夕死可矣！」這種感覺。

胡秋原問我在哪裡工作，我據實以告。後來我告辭，胡秋原也沒說什麼。當天晚上十一點左右，胡秋原打電話到我家，我碰巧出門，電話是我太太接的，他說明來意，請我太太告知我回電給他。回到家後，我馬上撥電話給他，他說：「施卓群，我看你文章寫得不錯，你有想去哪裡工作嗎？」我說：「我想去兩個地方：第一，中央研究院，因為我學生時代常跑中研院的；第二，世新新聞專科學校，因為佩服裡面的李筱峰、王曉波、曾祥鐸三學者。」於是胡秋原就幫我寫推薦函讓我拿去找世新董事長成舍我，他們兩個都是資深立委有交情。當我拿去找成舍我時，成舍我雖然接受了我，但卻講了一句很傷人的話，他說：「你如果有別的地方去，就別待這裡。」

在世新的第一年（1987年）我擔任點名查課的工作，當我點名到黃煌雄任教的課堂上，黃煌雄對我非常不客氣，大喊：「出去！」我於是去找李筱峰，李筱峰跟他說：「施卓群是『自己人』，不要為難他。」就此幫我解困，「自己人」這句話真好用。

一年後我世伯說：「施卓群你會寫文章，應該也會教書。」於是一方面透過他麻將牌友的一位資深立委向成舍我說項；另一方面我世伯本身是財政部專員，他拿著寫好的推薦函帶著我去找財政部一位處長，處長看到他馬上起身站好，處長在推薦函上簽名蓋章後，我就拿去給成舍我，第二年我就從職員改為教師。

成舍我，從1913年開始撰稿，至1991年去世，從事新聞事業將近八十年。辦報之外，也重視新聞人才的培育，先後在北平、桂林創辦新聞專科學校。1952年

舉家遷台，於 1956 年在台北木柵溝子口創辦「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仍以「德智兼修，手腦並用」為校訓。終其一生始終為「新聞自由」、「人權保障」而奮鬥。

根據世新大學官網的紀載，1956 年秋成舍我本著「實施民主政治須先健全新聞事業；健全新聞事業需有足夠傳播專才」之體認，擇定台北木柵溝子口為校址，成立「世界新聞職業學校」，以培養「德智兼修，手腦並用」之新聞傳播人才，同年 10 月 15 日開學上課。1960 年改制為「世界新聞專科學校」。1991 年 8 月，改制為「世界新聞傳播學院」，推葉明勳為董事長，聘任成嘉玲為改制學院後首任校長。1997 年 8 月起改名為「世新大學」。2001 年 8 月成嘉玲校長卸任，董事會聘任牟宗燦續任校長。2008 年賴鼎銘接任校長。現任校長吳永乾於 2014 年接任。

成嘉玲是成舍我三女，先後擔任政治大學副教授，東吳大學經濟系教授、系主任、商學院院長。1991 年，成舍我逝世後，接任世新大學校長直至 2001 年。所以我在世新服務將近 28 年期間，有 10 年成嘉玲擔任校長。

成舍我雖然標榜「新聞自由」與「人權保障」，但他還是有天花板的。也就是領袖不能碰，尤其是領袖的核心地帶更不能碰。至於成嘉玲，我當初不了解她的立場，但現在我知道她相當保守。

世新有兩個特色：第一，老師當中政治犯多，因為很多政治犯出獄後走投無路就去投靠成舍我；第二，很多八十幾歲的老師還在世新教。

政治犯當中最出名的就是後來跟我成為好友，無話不談的黃珏老師與黃正（美之）董事。黃珏、黃正姐妹的外祖母是成舍我支系的成家人，成舍我算是黃珏、黃正姐妹的表舅，所以他們跟世新因此有淵源。黃正和孫立人其實有一段地下情。

1919 年孫立人在父親安排下與出身合肥望族的龔夕濤結婚。正在清華大學讀書的孫立人，已經受到五四新文化運動衝擊，對於父母安排的婚事，懷有很大的排斥。

1930年，孫立人在南京的舞會上認識匯文女子中學學生張晶英，兩人一見鍾情。同年張晶英畢業，立刻與孫立人在上海舉行婚禮。孫立人與張晶英結婚多年，並無子女，張晶英曾勸孫立人再娶一個小妾，為孫家延續香火。

孫立人到台灣後，張晶英開始想為丈夫找個小妾，她注意到黃正。黃正和姐姐黃珏都是金陵女大的高材生，1949年黃正與姐姐一起進入孫立人在台灣練兵時創立的女青年工作大隊。兩姐妹都非常漂亮，姐姐在金陵女大就是校花，但妹妹黃正更漂亮。

黃珏擔任女青年工作大隊中校組長，負責照顧軍中遺眷，當年她就陪同宋美齡、孫立人到各地巡視。黃正當時官階上尉，在張晶英安排下，以孫立人英文祕書名義，遠離台北，住在屏東。張晶英希望她能為孫立人生下孩子。

當時蔣氏父子已經在想怎麼對付孫立人了，於是就從他身邊人的開始，一個一個拔除。黃珏、黃正姐妹因此受到「李朋匪諜案」的牽連，身陷囹圄之災。當時偵辦監管她們姐妹的是保密局少將谷正文，谷正文很清楚她們是冤枉的。在監牢裡，谷正文對她們相當禮遇，也常常安慰她們。但因為是上頭的旨意，她們還是在監牢裡足足待上十年。後來谷正文出書，出書前還把書稿拿給黃珏、黃正姐妹先看。

黃珏、黃正姐妹被捕不久，孫立人也被軟禁。等黃正出獄後，不願再回到孫立人身邊，她改名黃美之，1963年與一位美籍外交官結婚，長居海外。2010年出版了回憶錄《烽火麗人》，披露了她與孫立人間60年前的地下情。

另一方面，黃正被捕後，張晶英只得另外尋覓合適人選。她注意到張梅英，張梅英是高雄的鄉下姑娘，護士出身，一直在孫家做管家。在張晶英的撮合下，張梅英嫁給了孫立人，張梅英終於為孫立人生下兩男兩女。⁹

⁹ 有關孫立人案，請參閱：鄭錦玉，《碧海鈞沉回憶思錄：孫立人將軍功業與冤案真相紀實》（台北：水牛，2005）；陳存恭訪問、萬麗鵬等紀錄，《孫立人案相關人物訪問紀錄》（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2007）。

當時世新政治犯真的很多，就連教務主任也是政治犯。當中有一個老師，據說是國慶閱兵時，在新公園蹲下來，結果也被抓。

講到世新上了年紀的老師，有好幾個都讓我印象深刻。

有一個老師姓胡，因為年紀很大，八十幾歲了。世新很節省電費，教室日光燈是用單管。老先生年紀大，視力不好，請教務處在講臺處加裝一顆燈泡。學校是加裝燈泡了，學期結束後卻對他不再續聘。其實一顆燈泡也沒多少錢，用的電力也很省。校方看起來好像是因為燈泡問題，但以世新家大業大來說，一顆燈泡算什麼？真正原因是他平常講話內容太衝，校方剛好藉此理由對他不續聘。

又有一個老師，年紀也是八十好幾。我去點名查課時，發現這老師鄉音好重，學生聽不清楚，都趴成一片。於是我報告教務處，教務處回答：「他是成舍我的親戚，就給他一碗飯吃，你以後不要管，當作沒看到就好。」

不過年紀大的老師，也有上課幽默風趣，學生笑呵呵的。有一個老師，他六十幾歲時，娶了一個二十幾歲的太太。不要說女方父母親反對，社會一般觀感也很難接受。不過他說了一句話令我印象深刻，他說：「夕陽無限好，晚霞更燦爛！」不是一般人所謂的「夕陽無限好，只是近黃昏！」像這種有內涵的老師，女人也愛，學生上課更是嗨翻天。我認識他時，他已經八十幾歲了。

我在世新教書的第二天，就被校長張凱元約談警告。這之後約談不斷，第三次還是跟李筱峰一起被校長約談警告。當時我講課不只批判國民黨，就連蔣介石也批判。李筱峰講課就比較技巧了，他會說「當局」或「最高當局」，我是直接指名道姓，而且直接打擊蔣介石的要害。其實李筱峰上課非常精彩，我點名查課時覺得實在講得太好了。但學生從小受黨國教育影響，多數會排斥，上課時常常趴成一片，說實在當老師的遇到學生這種反應也會感到沒力。

至於王曉波，他就戰戰兢兢多了。上課講哲學，這不痛不癢的。就連蔣經國過世後，李登輝上台，我寫了一篇文章諷刺李登輝。王曉波還透過王瓊玲傳話要我謹言慎行。

有一次成嘉玲叫我進校長室，要我單獨講給她聽。我當初不曉得成嘉玲的立場可以開放到什麼程度，於是我選了一個比較不刺激的題目。我講的是抗戰時期，當時蘇聯有一千多個飛行員支援中國作戰，有一次趁在台日軍沒有防備，從中國起飛轟炸台灣的松山機場和新竹機場，兩機場的戰機幾乎全部被炸毀，機場指揮官因此切腹自殺。這批蘇聯飛行員回到中國後，受到宋美齡熱情的接見。成嘉玲聽後說：「喔，我知道了。」

因為制度的變革，點名查課後來取消了，成嘉玲因此把我調去圖書館當普通的館員。我非常感念王瓊玲等三位仗義的女老師，她們非但沒有因為我被調任圖書館員，而跟我保持距離；反而冒著被學校約談警告的風險，邀請我去她們班上講課。這時，我進入了寫作的高峰。以前我上一堂課，要準備好久一段時間，一個班級還有五十本作業要批改。現在我在圖書館樂得逍遙，所以我可以拼命寫文章投稿。而且我投書的媒體，銷售量也有幾十萬份，這影響力比一個班級五十人多多少呀！

在圖書館期間，會有一些黨國大老過世後，家裡一堆藏書。這些官夫人平常也不看書，於是就捐給圖書館。但後來圖書館容納不下怎麼辦？就放在教務處前面的走廊一個星期，要的人自行拿去，一個星期後就全論斤秤兩賣給回收場。我突然從中發現《三民主義 國父手訂本》，原來孫文說三民主義民生主義就是共產主義，是有一套論述的。跟我們以前所看到的完全不一樣，蔣介石竟然查禁了孫文的三民主義！

孫文有關三民主義就是共產主義的說法的確不合時宜，但蔣介石不應該用隱瞞的方式矇騙國人，應該把實情告訴國人，然後我們改憲法和國歌正式放棄三民主義。

2015年2月25日，我在世新大學圖書館舉辦退休前的演講，我的題目是「賣國賊蔣介石」，但同事覺得為難，因此將題目改為「你不知道的蔣中正」。演講之後是 Q&A 時間，當時已退休的師大歷史系系主任王仲孚也出席，他發表意見說，你所說的，證據十分充分，我沒有什麼好補充與提問的；但你提到的王曉波的母親章麗曼，確實是中共公布的罹難地下黨員。

回顧這一生的經歷，我可以說：「我的一生都在革命，我革命的目標就是：『追求真相與正義！』」



圖 1：2015 年施卓群先生於世新大學演講

資料來源：世新大學圖書館

【演講講座】你不知道的蔣中正（圖書館 施卓群先生）：<http://lib.shu.edu.tw/103-2-0225/>

附錄一：施卓群先生年表

1953.9.4.	出生於台北
1965.5.	台北東門國小畢業
1968.5	私立大華初中肄業
1968.9	考入新莊恆毅高中就讀
1970.9	插班考入省立板橋中學三年級
1971.5	省立板橋中學肄業
1971.7~9	進入新北投中美新村與駐越美軍 Hope 准將一家人生活三個月
1971.10.15	陸軍官校專修班第二十八期入伍
1972.10.16	陸軍官校專修班第二十八期畢業
1976.10.15	陸軍上尉退伍，到東元電機當工人後結婚
1978.9	結婚
1979.6	輔仁大學夜間部歷史系入學
1984.6	輔仁大學夜間部歷史系畢業，而後開計程車也當推銷員
1987.10.5	進入世新大學工作，開始在報紙雜誌投稿，而後協助撰寫以下專書 1. 結識湖南長沙劉桂英女士，蒐集滇緬遠征軍故事，協助撰寫《走出野人山的女兵》（安徽文藝出版社，1992年）。 2. 結識下山操子老師，協助撰寫《流轉家族：泰雅公主媽媽、日本警察爸爸和我的故事》（遠流，2011年）。 3. 結識艾琳達老師，協助撰寫《美麗的探險 艾琳達的一生》（遠景，2011年）。 4. Jay Taylor（陶涵）教授來訪，討論有關蔣氏父子的事蹟。
1992.12	離婚
2006.7	再婚
2015.3.1	自世新大學退休
2015.10	發現罹患肺腺癌二期，12月切除右上肺葉
2016.9	左下肺腺癌楔形切除
2017.5	左腎右上部癌轉移切除，12月肺腺癌轉移腦部手術
2018.2.9	肺腺癌轉移腦部進行伽瑪刀放射線手術，5月第二次伽瑪刀手術
2019.2.25	辭世

附錄二：施卓群先生作品目錄（黑體字並加底線為三大重要作品）

- 1987年8月1日，〈一位堅守學術良心的知識分子馬寅初〉，《中國先驅》第2號，頁44-49。
- 1987年8月1日，〈通事，通什麼事？——早期漢人「蕃割」的真面目〉，《前方》第7期，頁48-49。
- 1987年8月31日，〈李根道的腦袋瓜燒壞了嗎？〉，《深耕周刊》第10期，頁18。
- 1987年12月1日，〈老兵心聲 返鄉探親〉，《中國先驅》第3號，頁34-41。
- 1987年12月1日，〈戰士授田證的價值〉，《中國先驅》第3號，頁42-44。
- 1987年12月1日，〈榮家榮民的生活〉，《中國先驅》第3號，頁45-47。
- 1988年5月10日，〈李總統萬歲〉，《民眾日報》副刊。
- 1988年8月1日，〈一票「法統」只代表他自己〉，《遠望雜誌》第11期，頁55。
- 1988年11月10日，〈誰在通敵？〉，《自立早報》副刊。
- 1988年11月25日，〈外蒙古如何獨立〉，《自立早報》副刊。**
- 1988年12月15日，〈黃河決堤真相〉，《自立早報》副刊。
- 1989年9月20日，〈分裂國土 數典忘祖〉，《民眾日報》副刊12版。
- 1989年10月6日，〈蔣介石抓逃兵的史料〉，《首都早報》副刊。
- 1989年10月13日，〈你敢做我就敢譴責〉，《民眾日報》副刊5版。
- 1989年10月26日，〈孫中山禁毒 蔣介石販毒〉，《首都早報》7版。**
- 1989年10月29日，〈苦肉計〉，《首都早報》副刊。
- 1989年11月3日，〈蔣介石抗命記〉，《首都早報》副刊。
- 1990年2月19日，〈「蔣夫人」下令暗殺章亞若？〉，《雷聲》第298期，頁44-49。
- 1990年3月5日，〈清官、酷吏、法利賽人〉，《雷聲》第300期，頁36-38。
- 1990年3月7日，〈回教徒准娶四妻之謎〉，《大成報》副刊。
- 1990年3月8日，〈巴拉圭是「台獨」的死亡之域 王昇習得蔣介石真傳、暗殺異己成性？〉，《民進週刊》第161期，頁50-51。
- 1990年3月14日，〈耶穌之死〉，《大成報》副刊。
- 1990年3月18日，〈穆罕默德的妻與妾〉，《大成報》副刊。
- 1990年3月19日，〈上帝拋棄李登輝〉，《雷聲》第302期，頁47。
- 1990年3月20日，〈第一架罹難 U2 蛟龍夫人擊落真相〉，《聯合報》8版。
- 1990年3月24日，〈經與劍〉，《大成報》副刊。
- 1990年3月24日，〈撤退，但不是投降——寄語中正紀念堂學運學生〉，《民進世界》第163期，頁30-31。
- 1990年3月25日，〈思念猶「監禁」中的三民主義親校稿〉，《大成報》副刊。
- 1990年3月29日，〈熱血沸騰的學運回顧 淺談五四運動〉，《大成報》副刊。
- 1990年4月1日，〈默罕默德宿疾風波〉，《大成報》副刊。

1990年4月2日，〈李登輝上天堂李老爹下地獄？〉，《雷聲》第304期，頁54-55。

1990年4月9日，〈蔣介石「敵前抗命」記〉，《雷聲》第305期，頁69-71。

1990年4月7日，〈蔣介石無罪，謝建平有罪？——蔣介石是「擅離職守」的開宗祖師？〉，《民進世界》第165期，頁66-67。

1990年4月7-8日，〈耶穌生死之謎〉，《大成報》副刊。

1990年4月9日，〈蔣介石也曾擅離職守〉，《自立早報》副刊。

1990年4月16日，〈大法官從良的最佳時機〉，《雷聲》第306期，頁32-37。

1990年4月22-24日，〈回教禁食豬肉之研究〉，《大成報》副刊。

1990年4月23日，〈蔣介石「擅離職守」記〉，《雷聲》第307期，頁74-75。

1990年4月30日，〈蔣介石監禁孫中山思想罪行 李登輝應予特赦以還孫中山思想自由〉，《雷聲》第308期，（查禁佚失）。

1990年5月3日，〈是叛亂還是亂判〉，《首都早報》副刊。

1990年5月4日，〈再打孔家店〉，《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5月8日，〈台塑文明世界容不下？〉，《民眾日報》。

1990年5月14日，〈郝柏村、蔣介石忠心耿耿乎？〉，《雷聲》第310期，（查禁佚失）。

1990年5月16日，〈誰怕郝柏村？〉，《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5月21日，〈先覺者受辱的國度〉，《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5月25日，〈媒體造謠有獎的歷史見證〉，《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6月1日，〈權貴子弟兵役總清算〉，《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6月7日，〈干政、參政、教訓〉，《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6月11日，〈懸賞緝兇狗 誰偷吃了楊乃藩的良心〉，《大成報》副刊。

1990年6月21日，〈該死的和不該死的〉，《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6月22日，〈笑看司法尊嚴〉，《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7月1日，〈馬曉濱遇上了現代酷吏〉，《大成報》副刊。

1990年7月2日，〈國民黨鼓吹分裂的一頁史實 從「廣東獨立」、「台灣獨立」到「外蒙獨立」〉，《台灣時報》，第2-3版。

1990年7月9日，〈荒謬教授 荒唐言論 姚立明「手淫」攻勢無異自取其辱〉，《民眾日報》副刊。

1990年7月9日，〈草菅人命的惡吏〉，《台灣時報》。

1990年7月13日，〈駁余英時的「愚民論」〉，《民眾日報》副刊。

1990年7月16日，〈革命要學問要講理〉，《民眾日報》副刊。

1990年8月2日，〈謊言的傷口〉，《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9月8日，〈國旗的故事〉，《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9月11日，〈那一夜，好冷〉，《自由時報》副刊。

1990年9月14日，〈蔣介石查禁三民主義我的控訴〉，《自由時報》副刊。

- 1990年10月8-9日，〈蔣介石分裂國土考〉，《自由時報》副刊。
- 1990年10月23日，〈國民黨鼓吹台獨考〉，《自由時報》副刊。
- 1990年11月7日，〈平心靜氣談釣魚台主權問題〉，《大成報》副刊。
- 1990年12月6日，〈新生活運動販毒考〉，《自由時報》副刊。
- 1990年12月8日，〈少對人民「禮義廉恥」的說教吧！〉，《新聞人》言論廣場（世新大學發行）。
- 1991年2月23日，〈二月二十三蘇聯炸台灣〉，《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2月26-27日，〈二二八前夕〉，《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4月18日，〈奴才逐皇上〉，《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4月26日，〈誰過河拆橋？〉，《求是報》。
- 1991年5月4日，〈給你們五百支步槍〉，《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5月10日，〈三民主義萬歲？〉，《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5月15日，〈美國支持藏獨？〉，《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5月17-19日，〈外蒙古獨立真相〉，《民眾日報》副刊。
- 1991年5月19日，〈陳布雷祖孫蒙難考〉，《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6月3日，〈孫中山禁毒 蔣介石販毒〉，《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8月26日，〈玩不下去的政變鬧劇〉，《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9月18-19日，〈國民黨支持西藏獨立記〉，《自由時報》副刊。
- 1991年9月22日，〈最令人痛恨的「五族共和」——國民黨支持西藏獨立的歷史〉，《人民週刊》第36期，頁56-62。
- 1992年1月23日，〈誰是歷史文化的罪人？ 蔣介石刺殺陶成章案〉，《自由時報》副刊。
- 1992年2月16-17日，〈三民主義共產曝光〉，《自由時報》副刊。**
- 1993年3月18日，〈連橫憾事〉，《民眾日報》副刊。
- 1996年12月1日，〈問題爸爸&心理治療〉，《終止童妓雙月刊》第10期，頁17-18。